

听她说画

赵凝 周兴 著

给文坛一点颜色

中国文联出版社



她是一个被分成“两瓣”的女人，在“欲望都市”里“闻道夜来香”，
“夜色正浓”时，听她说画。

听她说画



女：珍惜现有的婚姻，用你的衷心 **打动** 她、爱护她、关心她，夫妻之间才能理解万岁。妻子对夜归男人说：“你为什么这么晚回家？”而情人不管多晚都会用一张笑脸迎接他。这就是妻子与情人之间的区别。

女：夫妻就像朋友，只要相互真诚相待，相互理解，不要看得太重，相互给对方一定的空间，也许就不会……

男：我曾听到北京的一位教授对婚姻是这样解释的：婚姻是政治联盟，经济联盟，家与家联盟，男与女 **联盟**，情与情的交融，男性与女性的结合。它不单等同爱情。

女：婚姻是两个社会团体的合并，少不了权利纷争、**尔虞我诈**。用每一天每个小时每一分钟用心地去爱所爱的人，用心去品尝爱的天伦之乐，这样的爱情家庭将永远幸福快乐。

男：感情是要有 **节制** 的，如果任其发展是在找罪受。

女：对于婚姻而言，殷勤有礼就像机油对于发动机一样 **重要**，互相能够衷心的表示赞赏和热爱，就会得到幸福和快乐。

男：虽说夫妻之间小打小闹是常事，可吵多了还是会好 **累**。所以，以后如果我结婚了，我想过那种夫妻之间相敬如宾的日子，而非两日一小吵三日一大吵的生活。

男：我认为夫妻吵架是促进夫妻感情的一种方式，人都有做错的，人只是大小问题，看怎样的去对待，有真爱才会 **包容** 一切。没有不吵架的夫妻，**退一步**，海阔天空。

男:当晚没跟你《牵手》,几天没见,《你在他乡还好吗》?《冷雨夜》,我《枕着你的名字入眠》。《天亮了》,你是否对我《情有独钟》。

男:在恋爱之中,你会永远觉得意犹未尽。一旦结婚,很难达到那种境界。不然哪来七年之痒之说。

女:爱,原来是一种酒,饮了,就化作思念。在每个想你的夜晚,我夜夜举杯,与泪共饮。

男:我每天辛辛苦苦工作只是为了让她生活幸福,她却认为我心里只有钱没有她。

女:我《祈祷》,《一生只想跟你走》。虽说《萍水相逢》,却让我《等你等到我心痛》。你问我《情归何处》,其实我只想对你说:《真的爱你》,都怪我。”

女:我觉得爱要男人女人一起用心来经营,我爱得很辛苦,我对老公很用心,可他好冷淡。

男:人人都渴望那轰轰烈烈的爱,但是那份爱一旦过去了,换来的却是伤痕累累,还是平平淡淡的过日子。回头想想一样的有爱,你们说是吗?

女:爱人是痛苦的,也是无奈的;但我相信真爱是永恒的。

男: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如果真的爱了,是不会轻易爱上另外的人,如果他还是爱上了别人,只能说明他的爱变了或者他本来就爱得不够。

女:夫妻就像朋友,只要相互真诚相待,相互理解,不要看得太重,相互给对方一定的空间。

男:夫妻手册第一条,老婆永远是**对**的,最后一条,假如老婆错了,请参照第一条。

女:思念别人是一种**温馨**,被别人思念是一种**幸福**。缘是天意,分是人为。知音是贴切的默契,知己是完美的深交。缘分是久久长长的相聚。

女: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当老婆对你发火的时候就一个字“忍”!老婆说的话对的就是对的,**错的也是对的**。但也可以等事后静下心来探讨问题的根源。

女:我觉得小吵小闹很正常,但不要隔夜记仇,要不这样很伤感情的。

男:自己的牙齿和舌头还有打架的时候,更何况是两个人;夫妻在一起,相爱到老不容易,只要事后平心静气站在对方角度想一下,就能**沟通**彼此的误解。

女:在感情上受伤的总是女人,在争吵中受伤最多的更是女人,吵多了其实真的会让两个人感情淡去,生活中真的最好不要吵。

男:理解多一点,误会少一点。沟通多一点,吵闹少一点。感情才能长久点!

女:你只是不小心的路过我,淘气地推开我紧闭的门,你以为灰沾染了你的指,却不知道你的印已烙在我的心。

男:水滴石穿,小病一多酿成大病,常小打小闹会伤感情,最终出大问题。

女:天上下雨地下流,小两口吵架不记仇,白天共吃一锅饭,晚上共睡一枕头。虽然不是风景,但偶尔小吵小闹,也可以增进双方的感情。

男:鞋子选好了越穿越舒服,婚姻选准了越过越甜蜜。

女:婚姻是一双**鞋**:合脚不合脚其实应该是靠夫妻之间的信任、理解、包容、尊重**穿**出来的,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那双鞋,最重要的只要幸福。

男:与其买鞋后后悔,不如在买鞋前三思。

男:婚姻是双鞋,要两人齐心才会合脚,**不齐心**就有一只鞋出问题,走向各自的方向——离婚。

女:我觉得不应该说像一双鞋,应该说像一个五味瓶,不是吗?

男:可大多数人就算不合脚,不穿可以放在哪,也不愿送给他人。

女:如果这双鞋不合脚就可以把它**丢掉**嘛?

男:鞋太小了脚受罪,爱太深了人受累。我曾有过一双不合适的鞋,现在拱手让人了

女:婚姻就像一双鞋,合不合脚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碰到不合脚的鞋子这辈子就完了,将被痛苦折磨得**遍体鳞伤**。

男:时间是链子,快乐是珠子,用链子穿上珠子挂在胸前就可以幸福一辈子;幸福是石子,烦恼是沙子,时间是筛子,用筛子漏掉沙子,**幸福**就会陪你一辈子。

——这些声音来自于她的听众

第一幕

感恩，香烟与口红

传说中，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男人的冷唇上有香烟与迷雾，

女人的红唇上有胭脂和婚姻。

生活中，感恩的夜晚，送他（她）一双“婚姻鞋”。

“婚姻感恩节”的来历 / 送你一双婚姻鞋

从“婚姻”、“大房子”到《闻道夜来香》（创作谈）

关于《有毒的婚姻》（赵凝 兴安）

中篇小说《大房子》

电影剧本《玫瑰与红棉》剧情简介

长篇小说《有毒的婚姻》故事简介

24集电视连续剧《迷狂季节》剧情大纲

第二幕 老虎，体香与冷唇

我的《冷唇》挽救了“布老虎”这个品牌。

每一个读过《冷唇》的人都看到了乔大红卸妆的脸。

其实，很少有人能真正读懂《冷唇》。

我给“布老虎”带来了什么？（赵凝 伊沙）

小说《冷唇》内容简介 / 话剧剧本《冷唇》

长篇小说《体香》简介

第三幕 秘密，两瓣与自传

有人说，我的《一个分成两瓣的女孩》是一部自传体小说，网上出现了四个自称老普的人，到底谁是老普？

“**两瓣女孩**”是自传吗？

生活像女人一样**神秘**（对话录）

单身女人的头发（短篇小说）

忧郁的**蓝**幸福和**紫**幸福（中篇小说）

大家（中篇小说）

第四幕 作品,人物与情节

《**欢城**》是我唯一在北京之外的地方写作的小说，但它恰恰又是写北京的。一哥这个人物，很多人都会感到亲切和熟悉。这部小说首发在《**十月**》杂志上。在这本《**听她说画**》里，我还对自己的两部重要作品做了修改，改变了整个故事的**结局**。

长篇小说《欢城》（节选/故事简介）

《**白马之恋**》有原型吗？（创作谈）

长篇小说《白马之恋》故事简介

长篇小说《**体香**》全新结局

长篇小说《**夜妆**》全新结局

第五幕 戏剧,面具与影像

我是一个住在戏剧里的女人，一直在内心上演小说中的一幕幕画卷，每一个人物都是“**活**”的。如果有一天将文字变成**影像**，我希望那晃动的光影与我内心的画面相重叠。

24集电视连续剧《夜妆》、《白马之恋》剧本大纲

电影剧本《**桃花坞**》

小剧场话剧剧本《女作家的**零点**奇缘》

剧本《**夜会美**》（周兴/短剧）

第六幕 双城,北京与长沙

她是中国最有含金量的主持人，她是中国最具变幻感的女作家。她的作品超级畅销，是传媒界的“**超级女人**”，从**北京**到**长沙**，究竟为什么？

闻道夜来香 **主持人**日记

宝蓝街（散文）

晚安，长沙（散文）

赵凝的**大聪明**（制片人的话）

第七幕 **传媒**,印象与访谈

艺术界每个行业都是这样，一旦进来了，就很难离开。没有体验过的人，不知身临其境的**滋味**。灯光下的生活，不是作家、主持人生活的全部。什么才是**真**的，什么才是**假**的？

赵凝**旋风**并不是因为我**高产**（赵凝 于晨）

我**眼**中的女作家（周兴/文）

拍摄手记（周兴）

周兴**印象记**

魔幻都市与病中情人（孟繁华/评论）

赵凝文学创作一览表

婚姻与恋爱（文字与招贴）/婚姻进行曲（周兴图文）

“婚姻感恩节”的来历



李×凝

《听她说画》里有一个重要日子，那就是12月12日，我把它定为“婚姻感恩日”，希望这个“节日”能在恋人、情侣及夫妻间流行起来，12月12日，对我个人来说也是值得纪念的日子，那是我儿子的生日。

12月12日：感谢那颗爱的种子，播撒到我体内，并且生根发芽，让我生出结实健壮的儿子。

12月12日：感谢你陪我走过生命中的每一段路。

12月12日：感谢在我生命转弯的地方，以你的大男子气概，不遗余力地支持我，包容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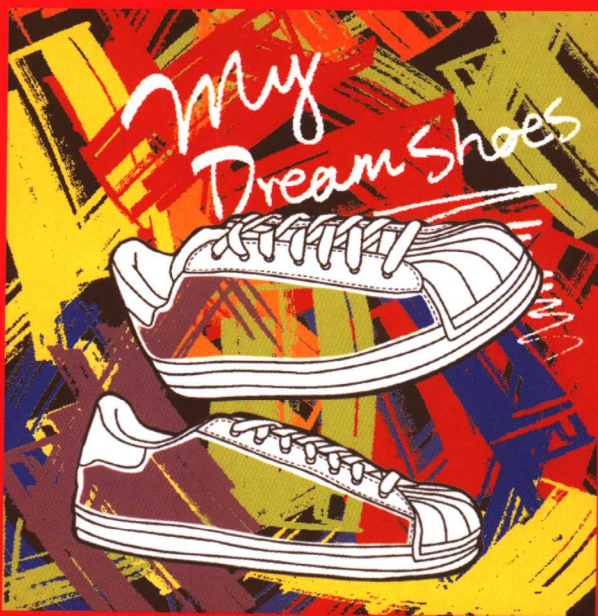
12月12日：感谢命运把你给了我；感谢那些华丽灯火点燃的夜晚，我们相拥而眠。

12月12日：感谢可爱的孩子在那一刻出生。

12月12日：感谢儿子见证了我们的爱情。

12月12日：一个小生命的开始，一个节日的诞生。

送你一双“婚姻鞋”



婚姻就是一双鞋，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

我坐在直播间里主持节目，抬眼看见电视机屏幕上正在播出一条新闻：“斯坦飓风，登陆墨西哥”新闻这东西，有时离我们的生活很远，所以我常常不看新闻，主持和写作占去了我大部分时间，使我活得充实。新闻使人空洞。

如果说我的小说亦真亦幻，充满了粉红和淡紫混合在一起的梦幻色彩，那么，我主持的节目可要实在得多。在《闻道夜来香》里，我见到了太多的不和谐的婚姻，有丈夫心甘情愿为妻子做了一切，做饭、洗碗、带孩子、擦地板，妻子却对男人不理不睬的；也有妻子觉得丈夫阻碍了她事业上的发展，想要休夫一个人单干的；更有妻子对丈夫希望太高，压力太大，男人觉得受不了的。总之，婚姻这东西，总有一方比另一方付出得多些。婚姻的不和谐，都是因为不知感恩而造成的。婚姻是什么呢？

婚姻是两情相悦的地方，婚姻是一所温暖的大房子，婚姻是温情脉脉的紫色纱帘，婚姻是夏天里的冰镇西瓜，婚姻是冬天里的小火锅。

婚姻是橘黄色的比萨和沾满芝麻的鸡腿汉堡。婚姻是红红的口味虾和绿绿的辣椒炒肉，婚姻是一碗油滋滋的白米饭。婚姻是下雨时有人打伞，生病时有人喂药。婚姻是旅行时有人结伴，外出时有人惦念，归来时有人等待。婚姻不是索取，而是给予；婚姻不是责怪，而是感恩；婚姻不是合同，而是心灵之约。

婚姻是火火的双人床，小小的粉色台灯。婚姻是睡觉时有人拉着手，婚姻是下雨打雷时有个怀抱可以藏身。

主持《闻道夜来香》这些日子以来，我发现家庭最大的问题就是夫妻之间缺乏感恩，觉得一切都是应该的。因此，我产生了创立“婚姻感恩日”的想法，这一天，天下所有爱人给对方买一双“婚姻鞋”，合脚不合脚，只有你和她知道。

有人说，婚姻就是一双鞋，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有的鞋子很炫、很漂亮，但是夹脚，走起路来很痛。有的鞋子外表看起来土土旧旧的，但穿在脚上走路很舒服。

你知道你妻子鞋子的尺码吗？也许你从来没有买过鞋子送给她，但这一次，试着送一双“婚姻鞋”给她，感谢她一年来为你操劳，看看你们的婚姻合不合脚。

你有过陪先生去买一双鞋的经历吗？坐在温柔的灯光下看他试鞋，轻声问他合不合脚？婚姻就应该在这样有商有量的氛围中进行，婚姻就是珍惜。

“送你一双婚姻鞋”，在“婚姻感恩日”这一天，用一双鞋子表达心意，对他说：“我们的婚姻很和谐，是一双合脚的婚姻鞋。”

从<<大房子>>到<<闻道夜来香>>（创作谈）

1999年大年初三午夜，《有毒的婚姻》这部小说的第一行出现在我的电脑蔚蓝色的屏幕上。我对颜色有特殊的敏感。幽蓝，是这部小说的基本色调。

这是我在当年小说出版时《后记》里写到的句子。1999年，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年份，我的长篇小说是从2000年开始一部接一部地出版的，1999年对我来说就像一道事业的门槛，迈过去了，一切就都走顺了。

在我2005年的新作《白马之恋》中，也提到“新世纪门槛”这个话题，在他们的想象里，前方不远处有一个闪闪发光的门槛，关于那门槛里的世界，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想象。

《有毒的婚姻》是我早期出版的几部作品之一，它和《体香》一样，充满悬疑色彩，是“梦和现实的混合体”，但令人惊讶的巧合是，早在六年前似乎我就知道了今天的状态，我在《有毒的婚姻》《后记》里写道：我脑袋里总是布满各种各样的声音，老有人在那里说话，我所要做的只是把一句句对白追赶上，记录下来，写出来。

脑袋里布满各种各样的**声音**，就是我现在**的状态**，我做《闻道夜来香》节目主持人，每天夜里就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关于爱情，关于婚姻，生命的过往伤痛、绝望，甚至有人想到死。夜话节目最大的**特点**就是：声音构成了一个世界。

《**闻道夜来香**》和书中《**有毒的婚姻**》那个栏目有着某种神秘联系，它们非常相像，都是关于“婚姻与爱情”的谈话**空间**，都有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爱情问题在“空间”里出现，婚姻到底是不是有毒的呢？婚姻中为什么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为什么**离婚率**会越来越高？在文学作品中，为什么会出现像《离婚时代》（赵凝著，2001年9月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书名？离婚难道真的是不可避免的吗？

我把近期主持**节目**的案例一期一期调出来看，《婚姻让男人如此心痛》、《离家出走的女人》、《婚姻阻碍了事业的发展，怎么办？》、《对男人**希望**太高了好吗？》、《情感麻木的丈夫，值得为他守候吗？》，婚姻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婚姻中的男女太在乎自己的感觉，以**自我**为中心。

在《婚姻让男人如此心痛》这期节目中，听众“**瞌睡虫**”很爱他的妻子，每天为她洗碗做饭，妻子却对他的关心照顾**不屑一顾**，觉得一切都是应该的。听众“瞌睡虫”在节目里哭着对我说：我还能怎么样？我什么都为她做了，可她还是对我心不在焉的，最近干脆离家出走了，已经有两个月没回来了。

妻子以自我为中心，完全不在乎丈夫的**内心感受**，丈夫很爱她，她却很麻木，对丈夫的爱视而不见。以挑剔的眼光看对方，把钱看得太重。在《离家出走的女人》这期节目中，女人小慧对自己的丈夫非常挑剔，她觉得丈夫挣钱不多，自己嫁给他实在是太吃亏了。**她**离家出走，一个人在外面**租**了个小房间，听邻居家的孩子在楼道里跑来跑去，其实她也很想家，想孩子。但她觉得丈夫实在活得太窝囊了，一直是一个地位卑微的小职员，升职加薪都没什么指望，她找不到继续跟丈夫生活下去的**理由**。其实，正是因为她把钱看得太重了，丈夫的其它优点她一概看不见了。以为一切都是应该的，不知感恩。

在《对男人希望太高了好吗？》这期**节目**中，荷花的丈夫是一个有经济学硕士学位的男人，在结婚前，男人对她许下众多**承诺**，说将来会开大公司，挣钱买别墅、宝马车。但结婚后，丈夫**事业**平平，一直在别人的公司里打工，荷花看不到任何希望。荷花总幻想有一天，丈夫自己开公司。她总是跟丈夫大吵大闹，骂丈夫没出息。

她对我的希望太高了。荷花的丈夫说，其实我们日子过得还算可以，她以为一切都是应该的，钱挣来不容易，她从来都不知道感恩，只知道埋怨我没出息，钱挣得不够多，但我每一分钱都是诚实劳动挣来的，我一不偷二不抢，我尽力了。

如果说婚姻是“有毒的”，“毒”就来自以上三个方面。不知感恩，是婚姻失败的根本原因。在我的另一部作品《**胭脂帝国**》的后记中这样写道：我再一次让我小说的女主人公与她最爱的男人擦肩而过，故事结束于婚礼的花瓣雨中，但她真的找到理想中的爱情了吗？婚姻是女人的最好归宿吗？生活中为什么总是充满**遗憾**？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相守，不相爱的男女却要整天住在一起，吵吵嚷嚷地度过一生？

从《有毒的婚姻》**到**《闻道夜来香》，**再到**《胭脂帝国》，我一直在爱情婚姻里寻找答案，无论是主持节目还是写小说，总希望给人们找到一个促使婚姻和谐的秘方，我在《送你一双“婚姻鞋”》里说过婚姻就是一双鞋，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

中篇小说《大房子》写的是一个叫房露的女人对婚姻和房子的细微感觉，她从小想住大房子，但是，有了大房子之后，她似乎还有许多**不满足**。这套房子装修好了之后，丈夫的心就飞了。

房露与电影剧本《玫瑰与红棉》中的女人**不同**，她原本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女人，也没有那么多的梦想，只不过想守住一套大房子，有一个安静**温暖的家**。这是一个女人对婚姻的最低要求，她不像玫瑰那样充满才气，也不像红棉那样精灵古怪，她就是现实中的一个女人，我们在大街上随处可见的打扮得比较**时髦**的年轻女子，但由于丈夫过于冷漠，使她倾向于寻找真正的爱情。**真正**的爱情使她离开大房子，住进一所破房子，男友一旦变成丈夫，爱情立刻变得平淡无奇。爱情就是**大脚巨人**，是根本不存在的。在小说结尾处，有一个巧妙的“附注”，是《大房子》这篇小说的神来之笔。

《大房子》如果拍成电影，我觉得它的调子应该像《美国美人》，家庭伦理、都市人的情感**失落**、婚姻、狂热的爱情与冷若冰霜的家庭关系，我这些年的写作和主持节目，一直围绕着这些问题，我想，写作和谈话节目一样，都是试图**表达**对事物的**看法**，只不过是表现手法不同，但**精髓**都是一样的。

关于<<有毒的婚姻>>我的写作观

赵凝 兴安



赵凝:(《有毒的婚姻》作者):《有毒的婚姻》写作完成后，我给几个写诗的朋友看过原稿，他们问我差不多同样的问题“人物有**原型**吗?”可能是我的人物设计得太扑朔迷离了，反而容易引起猜疑。我是想把真实隐藏起来，让人物原型在小说中看不见自己。

兴安:(“好看文丛”主编):其实我也想问这个问题，《有毒的婚姻》有原型吗?

赵凝:没有。但小说出版后，有个女记者来找我，说我写的是她。我们进行了一场非常严肃的谈话，关于婚姻，她似乎有很多话要说，她说她和《有毒的婚姻》里的那女记者舒朗一样，丈夫有一天晚上**原因**不明地离家出走，他们的婚姻可能原本存在着问题，但她一直忙于工作，没有注意到，等到事情发生了才开始**反思**和**回忆**。

兴安:关于婚姻的小说,我记得你最早的一篇是90年代中期发表在《北京文学》上的《干渴的毛孔》,我当时收到你的这篇稿子,感觉你在未来几年里,可能会走**林白、陈染**她们那个写作**路子**,在一个较封闭的环境里,写偏重于内心独白的“私人化”的东西。但赵凝用你这几年的写作证明,你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路子,而非林白式的“私人化”模式。作家职业化写作之后,写自己还是写别人,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问题。你的小说从《一个分成两瓣的女孩》到《**有毒**的婚姻》,我觉得你完成了一个重要转变:从关注自身,到关注社会;由一个**自省型**的作家,转变成一个关注社会的作家。

赵凝:我并没有有意识地关注社会,我只是把我感觉到的东西写出来。

兴安:《一个分成两瓣的女孩》是一部成长小说,而《**有毒**的婚姻》是成熟女性对男人、对婚姻、对爱情、对女性的生存境遇的疑惑、迷茫、不信任以及不知所措。《一个分成两瓣的女孩》中躁动的女主人公,再现了青春轨迹,而《**有毒**的婚姻》则是面对当下所有成婚的未婚的女性所必然遇到的**难题**。

赵凝:“好看文丛”里我的两部长篇写作时间挨得很近,但风格完全不同,首先在小说语言上我就对自己发起挑战,在《**有毒**的婚姻》里,我用了一种看似平和、实则紧张、有“惊悚感”的语言,全篇结构讲究,不像“私小说”那么散漫,写到哪儿算哪儿。一部长篇小说要把握好结构需要功力,我希望我的每一部长篇都是独特的,不可“复制”的,我喜欢做难度大的工作,写作生活使我每天都充满挑战感。

兴安:在《**有毒**的婚姻》里,我注意到你颇具才华的小说语言,你是那种“语感”特别好的作家,没有让**琐碎**的生活把你的语言毁掉。

赵凝:语言就是我血管里流的血,每一滴都得让它鲜红灿烂。我是一个比较讲究语言的作家,我不能容忍在我的作品里出现**平俗**的、没有张力的、飞不起来的语言。

兴安:谈谈《**有毒**的婚姻》,为什么要叫这个书名?

赵凝:“毒”是一种有**瘾**的东西,我们既怕它,又离不开它,婚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是这样,人们既想走进婚姻,又害怕走进它;既想**走出**婚姻,可一旦走出来又想起婚姻的种种好处。现实生活就是这样**矛盾**重重,男人和女人谁也离不开谁,但在同一屋檐下生活又觉得彼此无法忍受、厌倦、郁闷、没有激情,想要逃离开对方。这种彼此相**矛盾**、相对立、相吸、相克、相爱、相敌意的复杂情绪的**混合体**,就是我所说的所谓“有毒的婚姻”。

兴安: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我认为你的小说是既有门道又有热闹,你闯出了一条非常独特的写作路子,在女作家里独树一帜,完全不同于你的**前辈**林白、陈染她们。《**有毒**的婚姻》是一本男主人公**缺席**的小说,它显得非常独特,你在虚实结合上把握得极好,成功营造了一个扑朔迷离的氛围,小说很吸引人。

赵凝:《**有毒**的婚姻》写作的的时间是一年,但它的出版耽误了很长时间,因为种种原因直到今天才跟读者见面。我始终认为文学是最有魅力的东西,文学使人超越**平庸**,让人变得清醒、淡定、而且**美丽**。

中篇小说 <<大房子>>

赵凝

房露坐在大房子中央，感觉到傍晚的空气有点凉。德尔最近不知为什么总是下班比较晚，房露一开始以为他在加班，但后来知道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房露在厨房做饭的时候有听收音机的习惯，这样可以使琐事变得能够忍受些。比如说手拿到油腻腻的抹布的时候，耳朵里听到一些悦耳的声音，就会冲淡一点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再漂亮的厨房具体操作起来都是油腻潮湿烦乱不堪的，完全不像杂志上的样板间那么一尘不染。样板间的灶台上总是开放着四季不败的鲜花，真实的厨房间里总是放着要洗还没洗的碗筷。这就是现实与想象的差距。当初装修这套房子，德尔与房露都是兴致很高的，他们年纪轻轻就有了这样一套漂亮的房子，房子虽然远了点，但环境很好，可以看得见西山顶上的积雪和飞鸟。

这套房子自从装修好了之后，丈夫的心就飞了。

房露经常坐在厨房的一只高脚凳上凝望着黛青色的远山和山顶缭绕的云彩发呆，她发现山峦每天的轮廓线都是不一样的，就像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就像当初的爱情，就像那些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它们都是不确定的，变化的，今天这样，明天那样。

窗外飘起雪花来了，从厨房那扇窗望出去，外边混浊一片，有一些不确定的影像在眼前晃。房露一边切青椒丝一边看雪，碧绿的青椒被她切成像细粉丝那么细的丝，然后把它们放在一只白底青花的花盘子里。那只盘子像一件精美的艺术品那样停留在房露的视线里，房露迟迟没有打开煤气，她想，也许再等几分钟丈夫就回来了。

煤气灶眼上的蓝火啪地一跳，灭掉。再打一下，再次让它灭掉。窗外的雪越下越大了，外面看不到一个行人，树杈上挂着雪。房露不明白自己坐在这里等什么，他又不是第一次晚回来，她应该跟个没事人似的，该干吗干吗，该吃吃，该喝喝，该出去玩就出去玩。

夏子批评房露过早把自己拴住了，她的理论是女人趁年轻就该多玩几年，成个家买套房子住进去那该有多闷，整天做饭收拾屋子丈夫也不一定买你的账，在外面该怎么花还怎么花。

房露并不太相信夏子的话，她甚至认为夏子是因为没有像她这样一套漂亮的大房子而嫉妒她。夏子住的房子很小，有点像学校的集体宿舍。其实夏子挣钱不少，钱都花在衣服上了。她对服装的趣味很怪，总是花很多的钱买来一件在别人眼里看来并不值钱的衣服。她走到哪里都很惹眼，这倒是真的。

房露有时在夏子十平米的小房间里过夜，她们总是聊天聊得很晚，然后夏子就留房露住下来。房露在夏子布置得很浓艳的房间里看到了过往的男人和他们身后所留下的故事。

“你爱过他们吗？”

房露躺在漂亮的大床中央，冷不丁地问夏子。

夏子问：“你是指哪一个？”

“最后那一个。”

“最后那一个还没出现呢……”

夏子坐在椭圆形的镜前摆弄她的头发，她的头发总是千变万化，就像她身边不断出现的男人，丑的、俊的、有钱的、没钱的，什么模式的都有。

米诺是以一种奇特姿态进入房露视线的，他正在夏子的房间里倒立，据说这种锻炼的方法是从他父亲那儿学来的。米诺和他父亲见了面就跟仇人似的，说不上三句话就得吵起来，但健身的方法却是相同的，都相信洗冷水澡和倒立这两条。

米诺家就他和他父亲两个人。

在认识了米诺之后，房露一直很难想象在一个不大的空间里两个男人一人占了一堵墙相互仇视地倒立时的情景。还有洗冷水澡，那是违反人的正常生理需求的一种举动。在冰天雪地的冬季弄一大盆凉水往身上浇，那滋味一定不好受。

米诺的父亲除了洗冷水澡还坚持冬泳。

冬泳是房露无法忍受的一种行为，她想起来就感到难受。有一次她和一个朋友大冬天的不知为什么站在公园的桥头，看到湖边的柳树被冰冻成一根根直通通的铁条，在那些硬邦邦的铁条下面，站着一些正在抡胳膊抡腿鼻子被冻得通红的老头。其中有个戴着红色泳帽的老头迅速脱了衣服奋不顾身往下跳，房露闭了一下眼睛感到浑身上下起满鸡皮疙瘩。

夏子那天本来是约房露跟她一起到一家美容店去做头发的，结果米诺临时插了进来，她们不得不改变计划，陪他坐在房子里聊天。正说着话米诺的呼机响起来，他在腰上按了半天，不理，继续他的谈话，他正谈在兴头上呢，不想有人打断他。可是没过几分钟那要命的呼机又叫起来，夏子笑着问：是你女朋友呼你吧？你赶紧回了吧，别让人等急了。

“她这人就er这样，一天到晚就跟看贼似的看着我，老怕我在外面干坏事。”

“多好呀，人家爱你嘛。”

“那也没这个爱法，”米诺说，“都快把我给烦死了。”

米诺的女朋友朵儿呆在家里专取谈恋爱，有时一天要给她男朋友打八次电话十次呼机二十四条留言，米诺说这哪是在恋爱呀纯粹是在爱情轰炸。

房露就是在那天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焦头烂额的米诺的，她看见米诺很小心地把那个小纸片叠成四折，然后塞进皮夹的夹层里去。

丈夫德尔晚回家已成为一种习惯。房露都懒得问他(问他跟没问一样，一律回答“加班”)。他的脸色越来越坏，变得像一只在冰箱里放得太久的瘪茄子，他一回来，家里的温度就要下降两度。

米诺第一次给房露打电话是在一天下午。当时房露正躺在床上睡午觉，声音从梦境里直接连接到现实，房露奇怪刚才在梦里她也接电话，怎么就真的有电话打来了呢。

喂……

房露听到自己的声音好像有回声似的，大概是她有一半大脑还没完全清醒过来，然后她就听到米诺那种好听的、有魅力的声音。

米诺说他近来已经焦头烂额了(这和房露在心里想过的一样)，他想跟房露谈谈，他说他整个人都快爆炸了。

为了那个女孩？

她怎么你啦？

她是不是神经有点问题？

喂，你在听吗……